

8-2013

## 0371是大集匯

Yui Fai CHEU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thinkinghk>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張銳輝 (2013)。0371是大集匯。《思想香港》，創刊號。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Kwan Fong Cultu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群芳文化研究及發展部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思想香港 = Thinking Hong Kong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

## 0371是大集匯

### Cover Page Footnote

標題為編輯所加。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

## 《0371是大集匯》

回應人：張銳輝（標題為編輯所加）

我是一位教書的，主要是教通識。我先把陳景輝的文章作一個簡單的總結。我發現，他的文章有一個很好的地方是，他把過去十年來的社會運動或大眾參與建立了一個分析的框架。當然，我覺得他這個分析的框架仍然有好大的空間給大家去討論，甚至可以和每個人自己的個人故事互相扣連起來。接著，我就想把近年我觀察到的、我身邊的學生在這一段時間中的變化來做一個對比與印證，或嘗試把這些觀察放進那些分析框架內思考。

他將過去十年的社會運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0371的前後。他給了這階段的標題為「眾人差異的年代」。他把那時期的社會運動與政黨、參選之類的社會動員及參與等等分野開來，而這些社會運動的差異是崇尚差異多元的。我頗喜歡他在其中的一個說法是，那時候這些社會運動的參與者或組織者都是追求一些另類邊緣的想法，但就並未有想取代主流的意圖。因此就衍生出一些如同志運動或不同的文化議題之類。當然，0371時的全民運動與動員固然是反廿三條，及源自對當時社會的不滿及躁動所帶來的大型動員。在我的角度而言，我會把0371看成是大集匯，內裏的想法其實與傳統參與的分別不是太大。為何這麼說？我接下來將會引用在我學生身上所見的，去嘗試引證。

然後陳景輝再提到第二階段，是強調本土與領導權的運動。例子是，我們由旁觀抗議示威，進而蛻變至親身參與的天星皇后的保育，以及喜帖街抗爭運動。他的想法是，這段期間就是那個蛻變期及過渡期。事實上，在那段時間，大家的本土意識似乎正在慢慢形成。在那段期間參與社會運動的朋友，無論是組織者抑或參與者，也不再追求一種我是次文化或另類的觀點，而是希望帶動更多的群眾參與，甚至步入主流。不過，他最後下了一個註腳，現在我們回顧過去天星皇后、甚至反高鐵的時候，那個主流秩序仍然比現在強大得多。

接下來到了第三階段。他嘗試提出，現在的這些反對運動或社會運動的發展都在急速成長。反高鐵可能是另一個轉折點，直至反國教運動，我們看見，這是一個沒有政黨甚至幾乎沒有傳統政治勢力參與的一場民間運動，而我們更看見，有種強大的迴響被帶起，發揮具體作用，甚至再延伸至最近的碼頭工人罷工。陳景輝會視之為社會反對運動的光榮點，但當然他也為其下了一個註腳，這些運動的陰暗面，可能就是那些所謂激進反對運動，譬如那些排他性的本土論述，或一些同路人危機意識等等論述。我猜，陳景輝是想為討論定出一個框架。而我則嘗試借用他的這套框架去思考我身邊的學生。

我發現，有一些很有趣的變化不斷地出現。2003年71香港剛經歷完沙士，我有好多學生因為一段時間停課而短暫沒聯絡，加上當時facebook這類社交媒體仍未出現，我和學生之間主要只透過e-mail交流或完成交功課等任務。直至七一前，校園內學生的關注並不是那麼多。我在學校教的科目是通識，而當時中六、中七的通識只是

選修科而已。但我的學生當時因為也學過廿三條之類的議題，所以他們會問我七一會否去遊行。我們當老師的並沒有想過帶他們去遊行，所以直至七一後回校，大家傾談時提起，對學生也只有「願意行多步」的印象。到了天星皇后時，身處其中的朋友便留意到，開始有老師帶學生參加。但老師帶不帶學生去這些場合，其實與老師覺得與其教育工作是否相關有關。

當然，我也曾試過帶不算大規模的一班學生到過天星皇后現場。我的感覺是，我們作為旁觀者的角色，去理解當時現場的情況，理解那一班人在做甚麼；而我們的學生，說得難聽一點，只是來現場參觀而已。參與感是不大的，學生只是知道有這樣一件事在發生，或最多只有如兆基創意書院的學生，做些如藝術創作的參與，學生普遍的參與始終不大。直至反高鐵，我們也是帶學生去現場，但是到現場後，大家都會覺得參與感強了，大概是因為附近有攤檔、攤位，可以吃吃喝喝，可以跟村民交流，甚至後來更有中學生參與當時的苦行。

另外，當時因為有安排菜園村考察活動，我們一整個年級的同学親身到過菜園村，參與的投入感自然更大。從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見到運動的開放性、包容性增強了。背後是否就正如陳景輝所說，是因為當時的組織者或在其中的人士本身的意識強了。另一個原因，或許是我們的學生或老師會帶學生到現場，這些都是由於新高中開始，通識成了必修科目而出現的。在通識科裏，身份認同、生活素質或法治社會發展等等都是課程範圍的內容。於是我們有些基本的論述或分析就會傳達到學生那裏，或者老師自己本身已經準備了想法，在帶領學生參與的過程中，可以更名正

言順地對外宣稱自己沒有意圖，只是帶學生實地考察、進行課程活動而已。這些都造就了更容易參與的基礎。

更有趣的是，到了反國教，我們無須再帶學生去這些社會運動的場合。這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因為適逢放暑假，造成老師與學生的聯絡上出現問題。其二是反國教本身就是由學民思潮——一個中學生組織動員起來的。中學生成為一個重要的動員組織。因此從學生的角度看就是：「我們還需要老師帶嗎？我們去參與其實就是去和一些跟我們一樣的人一起」。這些都是一些好有趣的變化，間接引證了陳景輝後來的一些論述。

（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